

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，气候干燥，黄沙漫天，冬冷夏热。

一天只吃最简单的两顿，喝的是盐碱水，住的是破庙泥屋，没水没电，半夜还会有老鼠掉下来，也没卫生设施，晚上想去上厕所，还得摸黑走上一段路。

白天去洞窟，必须要登蜈蚣梯，因为害怕，每天樊锦诗都会在身上揣几个馒头，尽量不喝水，避免要去厕所攀上爬下。

这个生于北京、长于上海的姑娘，充分领教了莫高窟生活的“下马威”。实习期间，樊锦诗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，她的身体本就不算强健，没待到3个月，病倒了，无奈，提前结束实习。

“不想到这个地方来了。”离开敦煌的时候，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。可不到一年，她却食言了——毕业分配工作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跟北大指明要之前过来实习的那4个学生。父亲心疼女儿，曾写了一封长信，请求学校别让樊锦诗去；信没送出，因为，做女儿的想了想，“祖国的需要，就是我的志愿”。当年9月，她再一次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院，这一待，便是大半辈子。

在敦煌五十多年，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，看遍了每一寸壁画、每一寸彩塑。她带领科研人员，在石窟考古、佛教美术、文献研究等诸多领域，皆取得累累硕果。

1998年，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。她多次奔走，令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最终偃旗息鼓，



上图：樊锦诗正介绍着敦煌莫高窟。

她积极谋求文物保护与国际合作，在各大景点中对莫高窟率先实现限流；她提出“数字敦煌”，带领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建立数字中心，为每个洞窟、每幅壁画和每尊塑像建立数字档案，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……

她的身旁，站着“敦煌女婿”，丈夫彭金章。

两人是同班同学，相恋在未名湖，相爱在珞珈山，相守在莫高窟。起先，一个在敦煌默默耕耘，一个在武汉大学认真研究，婚礼后长期两地分居。可等到1986年领导同意身为业务骨干的樊锦诗调离了，她又不舍得了：“这个石窟，好像我还应该给它做点什么。”

彭金章尊重妻子的决定，他“抛下”了武汉大学的一切（已是武大历史系副主任、考古教研室主任），赶赴敦煌，圆了“双双对对”的心愿。原本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的他，还勘探清理了莫高窟的北区，将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，为敦煌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樊锦诗不止一次表示，彭金章是“打着灯笼也难找”的好先生，“没

有他的支撑，这个家可能就散了”。

2017年7月29日，81岁的彭金章永远闭上了双眼。想必他终归是无悔的吧，得一人，志同道合，知情识趣，甘苦与共，不忘初衷；她做的每一件事，都能够得到他的赞叹，她的每一个眼神，都是那么流光溢彩；有妻如此，不枉青春，与子偕老，幸甚至哉。

乘风破浪的姐姐，就要乘风破浪的哥哥来相配。

樊锦诗目睹了常书鸿、段文杰等大师放弃优渥的境遇，心甘情愿扎根大漠戈壁，“最后就埋在莫高窟的前头，还守望着莫高窟。”而此般“倾尽所有、奉献一生”的信念，也融进了她的灵魂。不说遗憾，但求无愧，“敦煌保护人”代代无穷已，丝路新诗篇年年咏不尽。

除了樊锦诗，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（复旦大学校长）谢希德，中国天文界第一位女台长叶叔华（小行星3241号命名为“叶叔华星”），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之“恋”的功臣王乃雯，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厂的女性总工程师姜丽萍，以及使鹅厂低下鹅头的国民老干妈陶华碧，和迷之自信的格力耿直girl董明珠等，个个铮铮佼佼，耀眼夺目。谁敢嘲笑她们乘风破浪的资格？谁敢质疑她们乘风破浪的能力？

我是一个女人，我明了不依附他人，明了世间的严酷与温柔，明了自己想做什么，在做什么，明了为了值得的人或事付出，我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，无论财富、地位的高低贵贱。

祝全天下的姐姐们，终有一日，豁然开朗，笑傲风浪。■